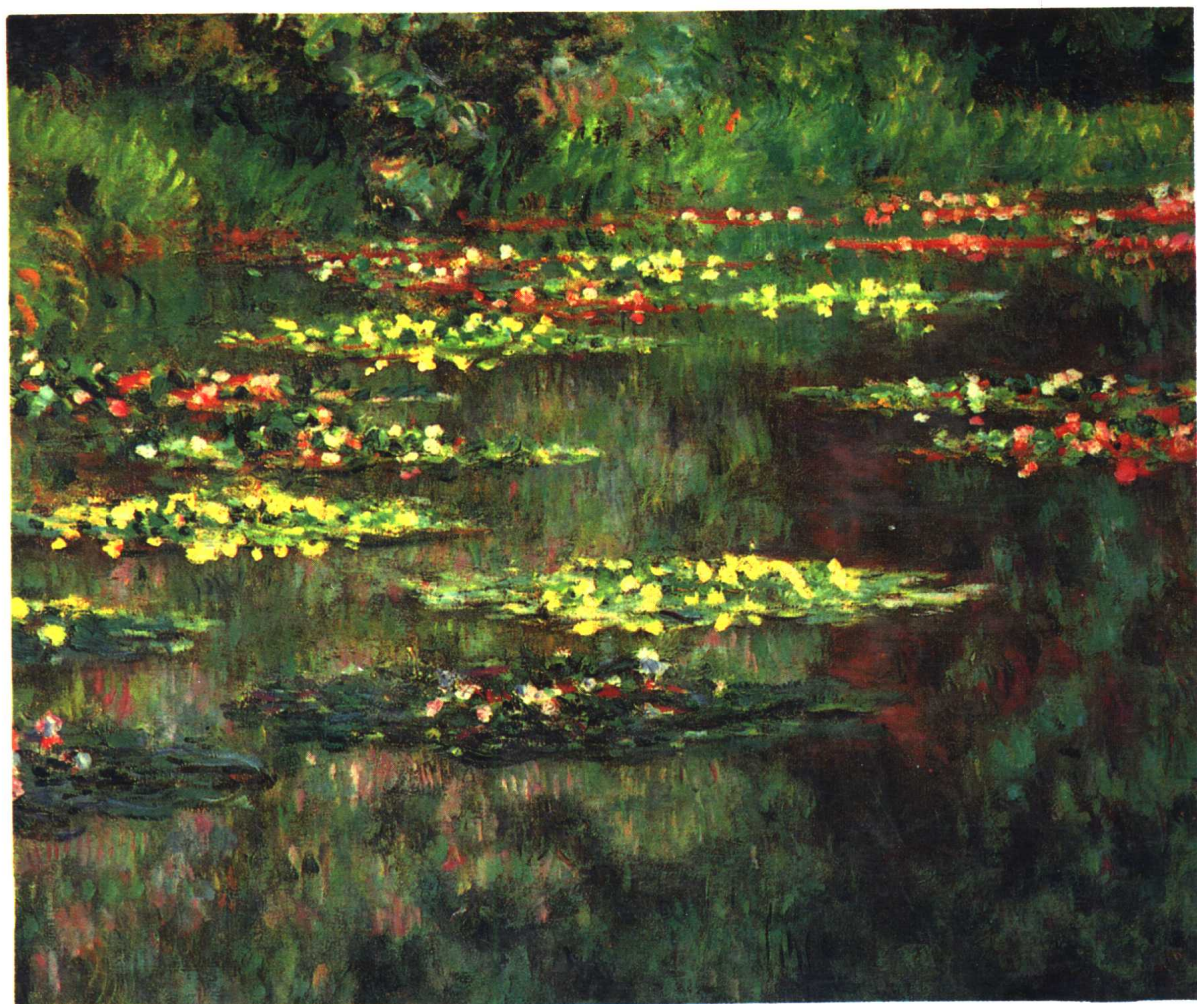


莫奈 畫風

MOLAI MALAI HUA FENG



重慶出版社

莫 奈 畫 風
馬 奈

MOLAI MALAI HUA FENG

彭逸林 张晓凌 晓兰 编

重 庆 出 版 社

(川) 新登字 010

责任编辑 欧治渝

美术设计 江 东

译 文 李建新

彭逸林 张晓凌、晓 兰 编

莫奈、马奈画风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四川新华彩印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20 印张 12 插页 4

1992 年 9 月第一版 1992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8, 000 册

*

ISBN7—5366—2367—4/J·280

定价: 40 元

马奈与莫奈——内心充满阳光的人

张晓凌

尽管所有的艺术史家谈到印象派时，都毫无例外地将马奈作为这群人的头领，但如果从纯粹的印象主义角度看，当之无愧站在奠基人位置上的，应该是莫奈。二人被划进同一个阵营，理由很简单，因为他们都是“内心充满阳光的人”（雷诺阿语）。只不过在“胆大妄为”方面略有差异：马奈是用光色来清洗他的形象框架和异国风格，而莫奈则更彻底一些，在他那里，光色就是一切，其他均无关紧要。

印象主义所带来的感觉和观察方式的变革，成了现代艺术的第一块敲门砖。即使习惯上被看作现代派鼻祖的塞尚，实际上也是在印象主义襁褓中养育出来的。这样说，一点也未过分抬举印象派。如果有幸到卢浮宫转转，你就会感到，走过古典主义漫长的回廊后，所有的沉重会在瞬间被消解于印象派的光色中。上演这个“魔幻现实”剧的，虽是一群人，但导演却是马奈与莫奈。

爱德华·马奈生于1832年，他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大资产阶级家庭。优越的家庭，对艺术则往往是不幸。为了绘画，马奈不得不上演了一个富裕家庭中常有的闹剧：有志气的青年反抗老子的意志，不作一个盲从者。在库退尔画室学画时，这种精神被马奈毫无保留地带到了艺术中，同时也成为以后调侃和嘲弄公众审美趣味的一个直接来源。但一般说来，马奈并不毫无节制地发泄他的叛逆精神，对那些真正的大师，如乔尔乔内、委拉士贵兹、哥雅等，他是很崇敬的。这些大师作品中的灵感和题材，常常是他绘画的一个诱发剂。使马奈一举成名的两幅作品，《草地上的午餐》来源于乔尔乔内的同名作品，而《奥林匹亚》显然脱胎于哥雅的《裸体的玛哈》一画。即使如此，也从未有一个大师在马奈那里成为典范。他们只能作为资料，一经使用后，便弃如敝屣。从这点上看，马奈是一个无可争议的“过河拆桥”的老手。

最早给马奈带来荣誉和成功的，并不是“光与色”，而是他对形象的创造和画面的统一性。他所创造的形象既不带有库尔贝那种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（他认为库尔贝的现实主义不过是庸俗透顶的玩意儿），也缺少安格尔新古典主义的那种理想美，更没有传情功能，形象仅仅是他独特观察方法的结果。马奈拒绝了所有的理论教唆，把艺术盛行一时的现实描绘拉到了形象创造上。美，真实和生命在他自由涂绘出的形象上，均被淹没了。因此，这些形象总有些无所事事的味道，是一种纯

粹的形式。总之，在马奈的画笔还未染上印象派的光色之前，他的绘画有三个明显的支撑点，即仿佛凸于画面的浮雕式造型、简化深度的构图以及和古典色调大相异趣的强烈色彩。而把这些表现得十分充分的作品是《奥林匹亚》。马奈在 31 岁时展出的这幅作品，给他带来的声望大大助长了他玩世不恭的狂傲性格、以及落拓不羁的嘲弄态度。整个巴黎都在瞩目这个纨绔子弟，波德莱尔和左拉出于对马奈艺术的惊讶，而对其致意。这使他着实得意了一阵。

殊途同归，无论印象派画家在进入光色世界之前怎样辛勤耕耘自己的自留地，但最终还是被光色的力量所征服，马奈也未能逃出这个逻辑。1870 年，马奈对外光的兴趣大增。而在这之前，莫奈已经精于此道了。莫奈的光线效果，瑰丽明快的色彩、颤抖的光斑，都使马奈感到惊奇和赞叹，这个狂傲的家伙终于从同伴身上开始获益了。不过，马奈一直以老大自居，所以，1874 年的第一届印象画派展，他似乎不屑参加。沙龙仍是他奋斗不懈的目标。1873 年，他在沙龙画展的一幅作品《喝一杯啤酒》，再次使他的艺术如日中天，达到他一生的辉煌时期。这些成功显然阻止了他和印象派兄弟们之间的关系，可却维持了对他十分必要的虚荣心和荣誉感。同时，印象派的技巧在他手中日臻完美。1874 年的《在小船上》，1878 年的《酒馆女招待》和 1881 年的《女神游乐场的酒吧间》是他最后的也是最辉煌的作品。尤其是最后一幅作品，可以说把光色力量发挥到了淋漓尽致。女郎的金发散发出梦幻般的色彩，各种装饰物、酒瓶、瓶中的花均闪烁着摇移不定的光斑，这一切借身后的镜子而被无限地延伸，在画面上，朦朦胧胧的光影仿佛在液化，仿佛流淌成了淡淡的诗意，女性妩媚、娇艳的幻影在其中徘徊……。

马奈死于 1883 年 4 月 30 日，葬礼隆重，无论他生前的朋友，还是生前的死敌，都成了他艺术热心的拥戴者。这个浪子身上那些“令人憎恶”的东西随死亡而去了。留下的，只是刻着他天才和灵魂印迹的不朽之作。

我们再来看看印象主义的另一个头领：莫奈。

1840 年，莫奈生于巴黎，他学习绘画道路开始就是歪歪斜斜的，无规矩可循。过了一段毫无光彩的日子后，他的第一个教师布丹教会了使他终身受惠的艺术法则，那就是户外写生，从外光中找到画面的力量。1859 年，莫奈到了巴黎，又结识了一些著名的外光派画家，如柯罗、杜比尼等。和马奈一样，莫奈也是个天生的艺术叛逆，虽然外光派画家的成就令他惊讶，但他却有自己的谋划。在格莱尔画室进行短暂的学习后，他对学院派的东西憎恶之极，不但自己，而且还游说了雷诺阿、西斯莱和巴齐依等人一起去枫丹白露写生。这样，莫奈仅有的那点学院派的东西，也随着他的出走还

给了学院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,和马奈、德加根本不同的是莫奈对传统和学院派反叛得更为彻底,他根本不打算去填补他的贫乏的艺术修养,对喋喋不休的理论也不屑一顾,更不买任何前辈的帐,他只对本能感受得到的东西感兴趣,把这作为自己艺术的全部出发点。如果说莫奈对光色的感受比任何人都更深切,更敏捷的话,那么,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学院艺术的无知。

虽然莫奈的画对造型漠不关心,但这种早期的挑战性引来了沙龙的注意,所以沙龙还是接受了莫奈的几幅作品。随着他作品中革命性的逐日加重,沙龙终于对他关上了大门。但此时,光色已在莫奈独特的视觉和心灵中被提纯,并决心为之献身。此后,我们可以看到,对光色的分析已使他“走火入魔”,那其中勾魂摄魄的东西,织成了一种幻想,使莫奈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幻想家。

1867年他创作的《花园里的女人》一画中,固有色还占着主导地位,但光色的多样性和穿透阴影的能力已使画面放射出了诱人的光彩。当然,光线本身还未能渗透到形体内部,从而组成光与色的实体。虽然如此,这仍是印象派辉煌事业中的一个吉兆,一个充满希望的预言。

1874年,莫奈虽已作品累累,却无人问津,为了摆脱物质困境,他和同道们举办了在所有现代艺术史上都要提到的重要展览,第一次印象画派展。此时,他在沉默中不断探寻着表现光色明度变化的形式,这一点,被不断纯化出来,逐日成为艺术核心,以致使画面上的其他因素不再重要。1874年至1878年,他终于画出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,这些作品足可以保证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不会有任何动摇了。在《阿尔让特依帆船》中,光与色穿透了各种形体,有力的消除了黑色在画面上的存在。紫色、黄色、蔚蓝色交织在一起,浑然一体,模糊了空间透视,有力的笔触,带起了整个画面的美妙颤动,空气感四处飘溢,天边的血红色染着宗教性神秘,白帆静静地躲在夕阳下的阴影中,一派忧郁和迷茫…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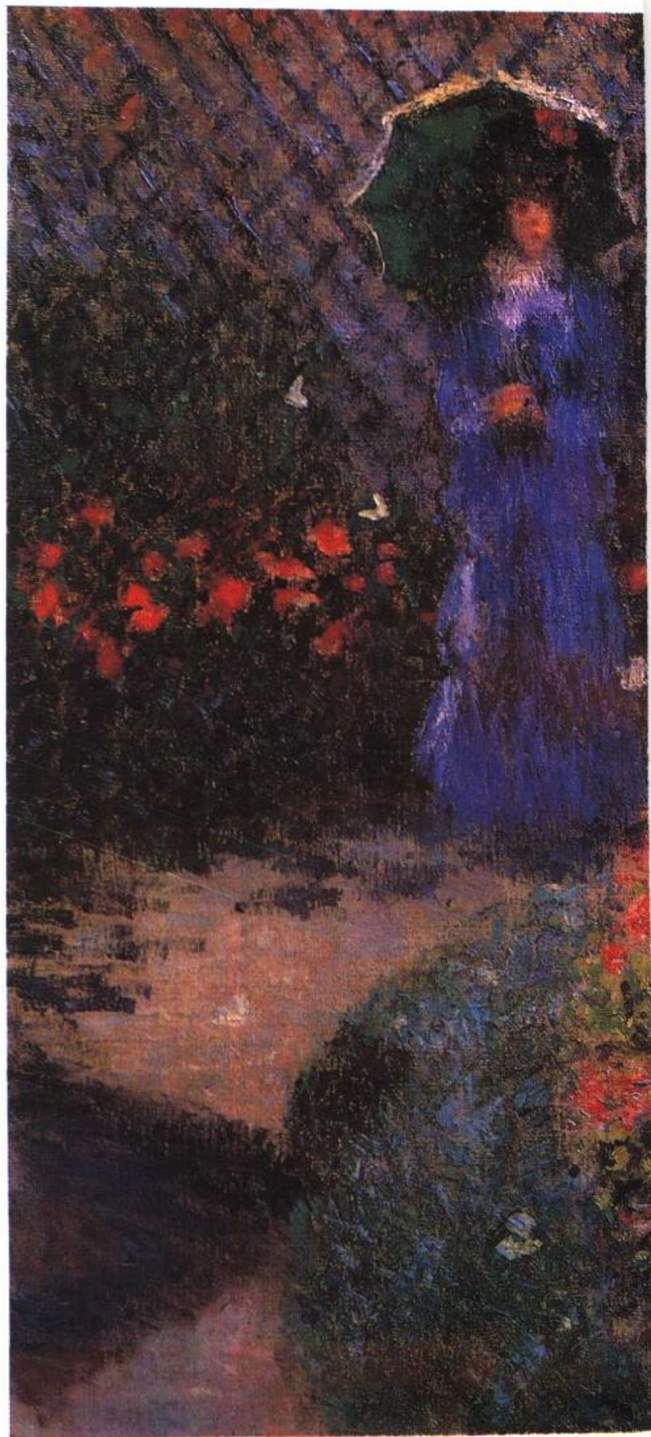
莫奈一生差不多在贫穷中度过,这使他自杀的念头出现过好几次,总算老天有眼,让他逃过了死神的魔爪,在晚年看到了印象派辉煌的结局——他是印象派群体中唯一看到胜利的人。这时,他的视力大大衰退了,阿尔让特依那神秘的色彩只能是一个断断续续的梦。这时期的《睡莲》和他巨大的名声十分不相符,对此,莫奈也只有无奈,并大有英雄末路之感。不过,他孤独的心灵中尚存一丝慰藉:他的笔使艺术走出了晦暗沉重的时代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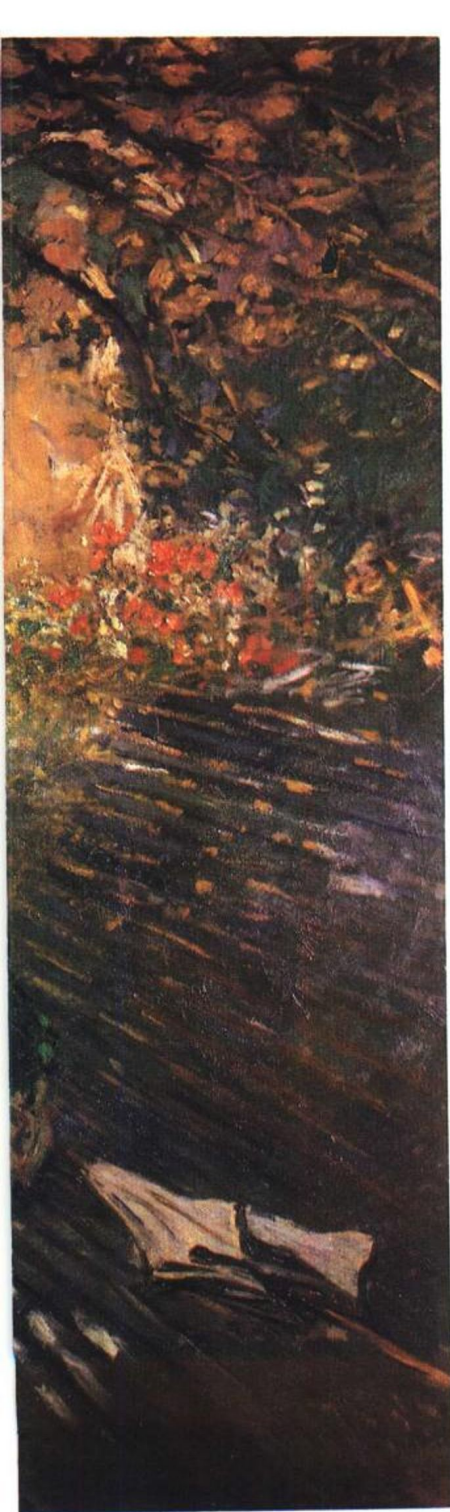
1 早餐 1868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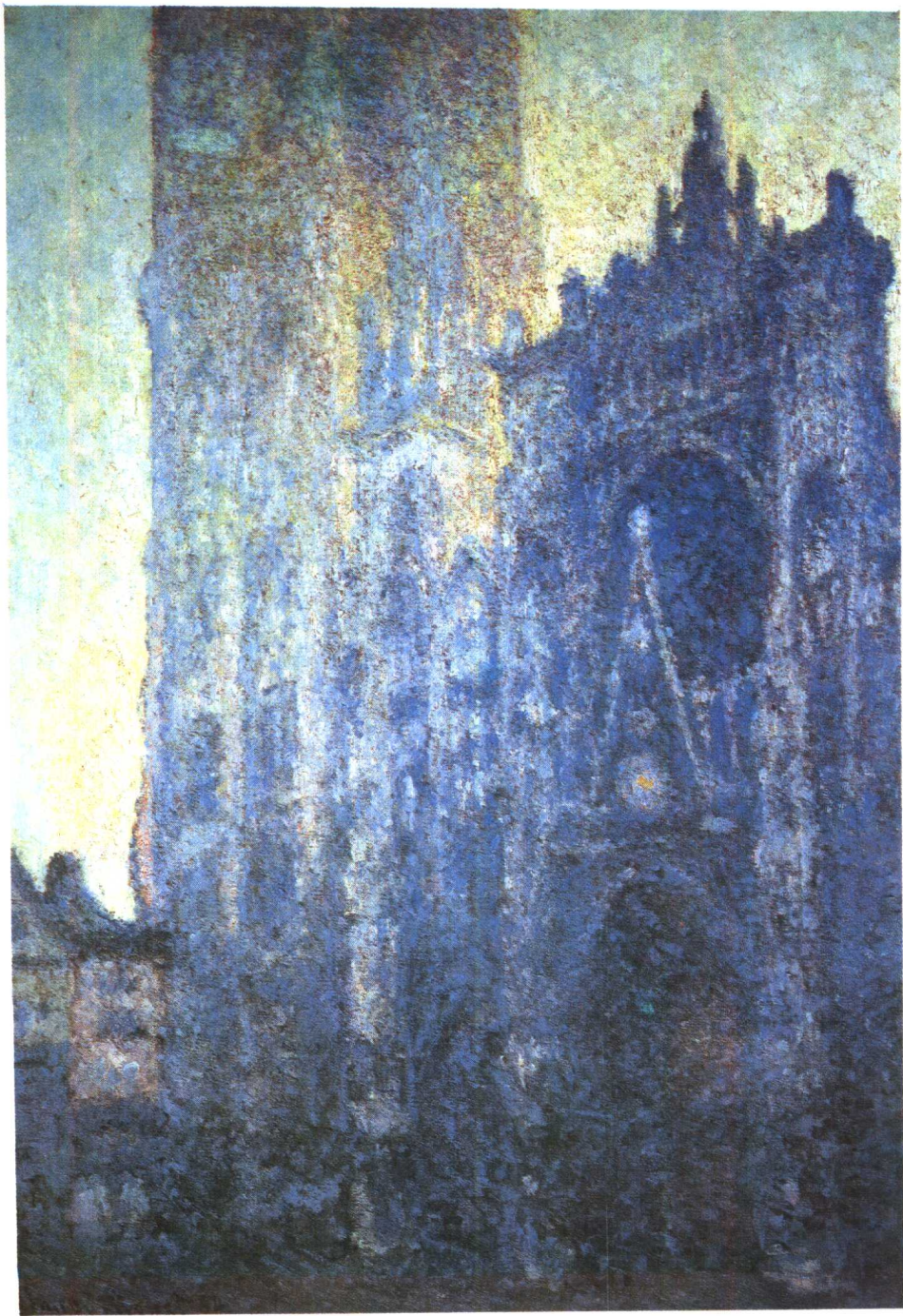
2 庭院中的早餐 1873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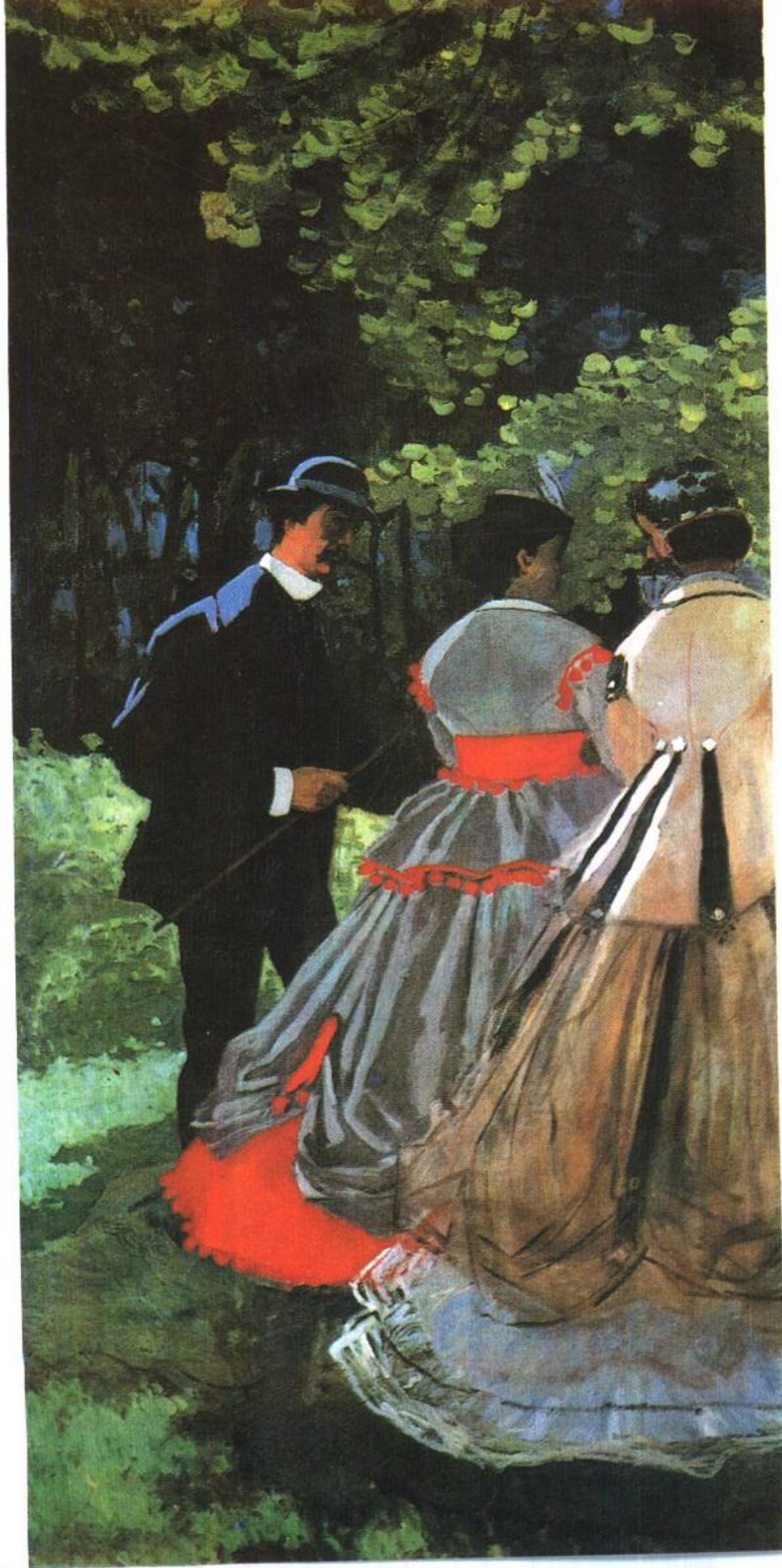
3 庭院里 1876



4 清晨的印象 1894 110×73cm



5 园中妇女 1866



6 草地午餐(局部) 1865

7 草地午餐(局部) 1865

